

經部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五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郊特牲

饗禘[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　故春禘而秋嘗集說禘春祭宗廟也春禘夏殷之禮也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竊案周禮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王制祭統則云春礿

夏禘此與祭義又云春禘說者讀春礿為祠讀夏禘為礿讀春禘或為祠或為禴而疑為夏殷之禮皆臆說也趙東山云禘非時祭之名漢儒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此言足以斷千古之疑

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集說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

竊案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巳之臣子又無王事之
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廷公升即席乃奏肆夏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廷奏肆夏注云卿大
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
畢受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
也此疏家約大射及燕禮解之其實享禮既亡而無
所考據矣孔子燕居篇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
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止於象此言入門

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長樂陳氏謂燕居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亦未見的據又柔歌者在上謂之升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匏即笙竽之類竹即篪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而此止言歌與匏竹者蓋琴瑟所以和歌柷敔所以起樂止樂故在上以歌為主在下以匏竹為主也集説亦未分明

束帛加璧往德也集說君子比德於玉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竊案孔氏謂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升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解往字稍明若集說之云則迂曲矣然愚意往字當是旌字之譌蓋所以旌主君如玉之德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集說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

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吴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它義者舊説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内者亦得立祖

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

竊案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子出封為諸侯及食采於畿内皆自為一國太祖不得立天子為祖廟二代之後則得祭其祖父之為天子者若杞之郊禹宗之郊契祖帝乙是也大勛懿戚為諸侯而王命之立天子之廟則立之如魯有周廟鄭祖厲王是也此事之變非禮之正大夫不敢祖諸侯故適子既繼世為君次子以下為大夫者悉不得稱先君而立廟於私家

大傳所云别子為祖繼别為宗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子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也若魯三家之祖桓公非矣彼邑有宗廟先君之主者或先君舊曾都此而後他徙或君命庶子立先君之廟於采邑如晉之曲沃齊之五都是也至周禮都家二宗人所掌不過王子弟公卿大夫都家祭祀之禮非有祖王之廟也鄭康成不免鑿空集說弗考而軏本之外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集說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黄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竊案三恪二王後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為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黄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以備三恪之語也梁崔靈恩云

初說為長何者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黄帝堯非下同夏殷為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云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

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
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
特封其後偶舉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
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也其二代之
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
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是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
焉愚案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注亦云二或為三

姑兩存之

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集說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舊說禓是彊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竊案論語所記與此事非二則禓作儺為是况考之鄭氏注陸氏釋文有一本作儺者何為不從而必以

強鬼釋之又案葉氏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裼讀如陽裼猶襘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昜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此說亦通又案室神祖廟與五祀之神注但指廟室之神偏而未該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集說生而懸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懸弧之義

竊案男子初生即懸弧於門左以示將有志於天地

四方則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士茍不能不可直曰不能當辭以疾以始生即有懸弧之義故耳集說泥於注疏以初生未能相似解之未當

二日伐鼓何居集說居如字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竊案何居即與檀弓何居同不可以居為居處之居故鄭氏云居讀為姬語之助也

牲用騂尚赤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人尚赤牲用騂牧人所謂陽祀騂牲是也然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宜用青牛矣而此與牧人不然者蓋赤爲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故祀天之牲不必用蒼亦從其盛者而已集說未辨及此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集說問郊之用辛日何謂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竊案此句有二說一謂對建寅祈穀之郊爲始郊始郊則用冬至或冬至月之辛日也一謂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集説蓋用後説然亦當兼存而互考之

卜郊集説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

竊案此卜郊非卜牲亦非異代之禮也乃周郊之卜

日爾蓋周之始郊本以日至因是日適逢辛後王遂用辛以郊天但辛有上辛中辛下辛先以上辛卜之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載在春秋甚明魯禮之三卜即周禮大宰於祀大神祇卜日者也集說疑為卜牲過矣卜日吉而後郊故曰卜郊卜牲緩於卜日不可云卜郊也或謂卜郊以日至為主卜日至不吉乃轉卜三辛亦通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

也其醢水物也集一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

竊案此節未見其必為諸侯禮而鄭氏以為非天子禮者以恒豆加豆所用水陸之品物不同於周禮醢人耳孔氏云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與此同其韭菹醓醢菁菹鹿臡其韭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

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茖菹等非陸產兎醢與醯醢非水物與此異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鄭知是諸侯也然禮記之與周禮異者多矣烏知非異代之禮而必臆斷為諸侯之禮乎且下文皆是陳天子之禮不應前半說諸侯後半說天子以致首尾衡決愚實未之能信又案王巖叟氏曰據注疏豆有天子諸侯之别然禮器上公十有六則有朝事饋食而無加豆也諸侯十有二則朝踐

去茅菹麋臡饋食去豚拍魚醢也與此又不同恐當以禮器為是若如此章所云則公侯於朝事饋食所不得用者多矣故此章宜為疑經

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集説明之昭其禮之異也

竊案鄭注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其義當矣今必易為昭其禮之異何耶方氏又以潔著釋之謂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於蒲越槀鞂言

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亦未安

黄目鬱氣之上尊也集說無文

竊案周禮司尊彝六彝之次虎彝蜼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注黄彝黄目也此言黄目為上尊孔疏云謂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彝之上是也葢周禮所陳以春夏秋冬所用之次言之故黄彝在下以冬所用也此章所陳以祭時所列之次言之故黄彝在上以其義之大也凡行祭六彝皆設此章雜陳祭儀不可分郊

廟已上王巖叟黄氏説最為明著孔氏又云案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彞殷以斝周以黄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黄彞之上有雞彞鳥彞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黄彞故於諸侯為上愚案此本汎言疏以為諸侯恐非是又案吳氏謂黄彞乃六彞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者陸氏云尊先大彞先小勝鄭注於諸侯為上之説

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集説冠禮三

加先加緇布冠是大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為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

竊案鄭氏注儀禮謂緇布缺項者項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故集說本之然毛氏傳詩以頍為笄貌許氏說文以頍為舉頭貌則頍非缺項矣陳用之云鄭氏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項為頍無所經見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集說委

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之詞追猶椎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竊案此皆鄭義又案白虎通云夏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言其追大也商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委

曲有貌也觀此則三代之冠異制矣又案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甲厭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繒為之觀此則三代之冠同制矣陳用之云禮文殘缺其制度名義莫究其詳禮圖謂毋追有覆杯之狀於義或然鄭司農釋周禮言夏后氏之牟追蓋古者牟毋通用也内則有敦牟巵匜而牟乃食器則覆杯之說蓋有所傳也又云儒行謂孔子冠章甫之冠

莊子謂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枝木其邸也古者喪冠厭而無邸吉冠邸而不厭章甫之邸枝木猶皮弁之邸象歟又云論語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朝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為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

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愚案記言緇布冠冠而敝之是始加暫用以存古自後便不復用今玄冠端委見於春秋士大夫者如此則二冠不同可知集説謂毋追章甫委貌皆緇布冠未審是否賈氏云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其言為允孔子所謂冠而敝之僅敝緌亦未可知但與玉藻所言又不合耳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

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集説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以為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

竊案此明諸侯有冠禮大夫無冠禮之義葢諸侯繼世以立所以象賢故有冠禮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故無冠禮令説隨其德之大小以為降殺非是又謚法始於周公殷以前無之此所謂古葢指周初令指作記之時春秋以後無論有爵無

爵死則皆諡如莊公之誄縣賁父是也若周之盛時必爵命為大夫然後得請諡於君而君命之諡非若後世之濫集說本注疏謂殷以前大夫乃為爵死則有謚亦非是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集說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

竊案鄭孔諸儒往往以臭味單指殺牲說以下文有出迎牲之語耳然臭與味不同臭主鼻味主口方氏

云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殺牲故也兼說為長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集說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

故云蕭合黍稷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

竊案記云周人先求諸陰集説乃云先求諸陽何相背戾如此況灌鬯焫蕭一先一後昭然甚明乎又案

吴臨川云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皆當臭字絶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

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集説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户内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麥食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

竊案此本注疏然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盎之奠在朝事時而誤引特牲士禮祝酌奠於鉶南之奠以釋之

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陽焉羶膟膋之氣薌黍稷之氣也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

幽全脺骨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羮定之所謟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鄭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焫蕭非矣吴臨川亦有取於陳説

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集説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於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而祭之詩云祝

祭於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
也
竊案孔疏據詩楚茨祝祭於祊及禮祊之於東方云
然朱子集傳亦從之近朱汝礪氏則謂只有正祭之祊
無繹祭之祊蓋祊者正祭日求神於門內之禮繹者祭
明日事尸於門堂之禮也鄭康成以為二者同時而
大名曰繹祊於廟門外之西堂繹又於其堂失之矣
其繹郊特牲則言索祭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祊

本索祭而反以繹祭稱名於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彌失之矣唐孔氏疑祊有二一是正祭求神之祊二是明日繹祭之祊宋嚴粲說楚茨亦以為正祭之祊在廟門内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此皆委曲以徇鄭之失而不知繹之無取於求神但主於接尸義不得稱祊也其言甚辨而確

尸陳也集說尸神像當為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竊案此用鄭氏說然陳字亦未始不可通方氏云尸

神像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舉斝角詔妥尸集說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

竊案孔氏云斝角爵也饋食薦熟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集說取之而删其半似無可疑然孔疏之誤不可不辨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斝齊用醆酒用爵然則舉

斝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酳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妥尸

汁獻莎涚於醆酒集說謂摩莎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莎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涚於醆酒也

竊案鄭注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集說因之然

周禮有鬱齊獻酌即此汁獻涚於醆酒也不必改字方氏云其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

有由辟焉集說由用也辟讀為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竊案弭災兵遠罪疾見於周禮小祝然必改字而後通非記者本義也不若方陸二家讀如字為安方氏

云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氷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陸氏云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厲之類二說雖又自不同然較鄭氏改字為優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五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内則

左佩紛帨集說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

竊案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則是以紛帨為一物集說分而為二未審孰是

男子入内不嘯不指集說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

讀嘯為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為是

竊案嘯讀如本字足正鄭注之訛但以嘯指為聲容有異駭人視聽則於男女之别無預先儒謂嫌有隱使也蓋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奸私恐人知閒不以言語但嘯指諷之而已故曰隱使如齊莊公命棠姜柎楹而歌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集說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亦終不絕之也

竊案明言其惡之謂表接遇以恩之謂禮子婦旣不可教怒而至於放出所以處之者固不忍明言其惡而表之亦不接遇以恩而禮之不表所以全我仁不禮所以致其義集說謂不表明其失禮之罪是不表失禮非不表禮矣雖先儒舊說皆爾然終不免強解也

舅沒則姑老集説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竊案此注本無可疑但所謂老當有證據然後讀者易明否則似老而傳之老矣吴氏云老與孟子堯老而舜攝左傳吾將老焉桓公立乃老之老同謂謝事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集説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

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竊案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王氏則讀毋怠句絕而以友作敢劉氏則以毋字統怠與不友無禮三者二說劉氏近是然謂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非也項氏云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助已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蓋娣姒猶兄弟不善待之亦可謂之不友矣

毋敢敵耦於冢婦集說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

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與冢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竊案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舅姑若使介婦介婦不得恃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曰毋敢敵耦下文不敢並行並命並坐正其目也記無分任均勞之意

又案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孔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愚謂注疏以掉磬釋怨耦恐

亦非是

不敢並命集說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

竊案命謂出命以使人凡事宜請命於冢婦不可以舅姑命我遂與冢婦敵耦而並命也集說謂不敢出命於卑者是矣又曰不敢並受命於尊者非也

無私畜集說畜許六反

竊案釋文畜許六反又勑六反是畜牲畜藏初無定

解令集說定著為許六反則正謂所養六畜矣意欲與上文私貨分别然所舉反狹不如作勑六反者之較廣也下文私親所賜亦必獻諸舅姑舅姑不受亦必藏以待乏其無私畜可知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句賜而後與之集說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竊案上文婦以物獻舅姑舅姑不受如再受賜而藏

以待之是以謂之故賜謂舅姑前日所賜也今以故

字句絶非矣自鄭氏以下諸儒亦無如此讀者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集説謂齋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

廟之敬也

竊案宗敬如詩君之宗之之宗謂宗之而敬事焉故

孔疏云大宗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齋戒以助祭於

大宗而加敬集説云致宗廟之敬非矣

飯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集説飯之品有黄黍稷稻

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竊案此本注疏未為大夫然天子六飯諸侯四飯降殺以兩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惟有黍稷稻粱無所謂白黍黃粱則知此言黍稷別有白黃二色食時或用黃或用白耳以此例之則下文稰穛者亦言稷稻各有稰穛二種也集說並數之為六與天子混而無別矣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集說醷梅漿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竊案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有十飲說者謂重醴至以酏為醴十九字即周官三醴六飲之一也黍酏即周官六酏六飲之二也漿即周官二漿六飲之三也水即周官一水六飲之四也醷即周官五醫六飲之五也濫即周官四涼六飲之六也

或又謂醷與醫非一物未審孰是鄭氏謂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故釋濫為以諸和水孔氏謂諸者衆雜之詞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釋文云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今集說去以諸二字但云雜糗飯之屬則濫字無所根據

羞糗餌粉酏集說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為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為粉糝餈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餌蓋先屑

為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滋也
竊案經傳文字豈能一一相同鄭氏因周禮有糗餌
粉餈遂改酏為餈而集說本之然如字又何嘗不通
也陸氏云糗餌籩人所謂糗餌言糗餌則餈可知粉
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粉酏則糁可知頗為徑直
濡豚集說濡讀為胹烹煮之也
竊案左傳宰夫胹熊膰不熟則胹固有烹煮之義然
不可以釋此濡字也濡與乾為對猶曲禮所謂濡肉

齒決乾肉不齒決也故注云凡濡謂烹之以汁和也

疏謂烹煮以其汁調和今不言汁和但云烹煮而改

濡為胹非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集說酸

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四時皆

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竊案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秋不食辛冬不食

鹹四時各減其味與内則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多鹹不同而集説無文以辨之孔氏云經方所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劉氏云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此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欲其飲食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於五行也二説頗明著黄氏又云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發收斂也冬多鹹煗堅栗也四味一多恐其不通滑所以養其竅慮其不和甘所以養其脾此説不主多時

味以養氣與集説異且集説但釋甘字而滑字惟此
能兼明之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
冬宜鮮羽膳膏羶集説舊説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
參及方氏燥濕遲疾强弱之説今皆畧之

竊案此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飲食
之法而集説不推本於周禮非是且膳羞所宜先王
制禮自有深意諸儒解經亦有是非豈得一槩畧去

今特采以補闕鄭氏云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
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孔氏云此記庖人論四
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宜
羔豚膳膏薌者春為木王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
尅土木盛則土休廢故用牛膏也夏宜腒鱅膳膏臊
者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
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腥者雞屬東方木秋西方
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冬宜鮮羽膳

膏羶者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文與此同鄭氏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煖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膳之義與此同劉氏云此四膏皆謂四時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一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劑於腒鱐然後為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方氏云春

木用事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獅之土氣助養脾夏火用事肺金有所不勝故以犬膘之金氣助養肺秋金用事肝木有所不勝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冬水用事心火有所不勝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愚桉諸儒之說不同然飲食主於養人或節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俱所以善其養也鄭孔劉方諸家並宜參考

冬宜鮮羽集說羽雁也

竊案以羽爲雁此本注疏葢謂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惟雁故耳然鳧雉鶉雀之類冬皆可食不止於雁故王氏曰羽物皆是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集說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注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又引鄭注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

竊案鄭云三十一物者牛脩一也鹿脯二也田豕脯

三也麋脯四也麕脯五也麋軒六也鹿軒七也田豕軒八也麕軒九也雉芼十也兔芼十一也爵十二也鷃十三也蜩十四也范十五也芝栭十六也蔆十七也椇十八也棗十九也栗二十也榛二十一也柿二十二也瓜二十三也桃二十四也李二十五也梅二十六也杏二十七也楂二十八也梨二十九也薑三十也桂三十一也集說既以芝栭為二物後仍舊注云三十一物踈矣豈以楂梨為一物歟不知楂自山

查梨自梨實二物也又柰木上生芝故曰芝如今樹雞之類庾蔚云無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栭皆芝屬則芝栭是一物自賀氏以芝為木椹栭為軟棗於是集說又有木耳栭栗之解未敢信為必然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集說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

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竊案集說燕食為燕享之食本之注疏及方氏然不如黃氏謂燕居之食者較確其說曰脯膾是食之珍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胾為食之本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惟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倘庶人無故可食肉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愚案羹食自諸侯以下無等者蓋獨指羹食一事而言以其為食之主

也故無等差其餘則有等也安得以羮食無等為燕居之食遂謂燕居有等為燕享之食乎

三牲用藙集説藙茱萸也

竊案鄭注藙煎茱萸也不但以茱萸釋藙而必曰煎則有人工作之矣猶秋用芥以芥醬釋之也故孔氏引賀氏説申之曰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集説既從舊注以芥為芥醬矣於茱萸獨去煎字

何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集説雛鱉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為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竊案此多本鄭注然未備未當諸儒之説不可不參陸氏云雛鱉鱉之雛者鱉固善矣然猶不食雛者它物可知狼之腸直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歟俗

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方氏云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爾雅云魚腸謂之乙謂其形屈如乙字之形也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蓋物之美莫如鼈其肉為美其竅為醜故鼈去醜吳氏云凡所去蓋為有害於人解者推求其故各以已意臆度豈其然乎雖鼈去乙後説較注近是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集説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庋食

竊案先王於飲食之節尊卑之辨其嚴如此此每謹於微之意然本文止云大夫於閣三則止是大夫三

閣也疏謂大夫亦於夾室果何據歟且諸侯不得有夾室而大夫反有之無等甚矣故陸氏云大夫言於閣三即䝉上房中可知吳氏因而推之曰士言於坫一疑亦在房中或北堂之角也疏謂於室中為土坫恐非是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集說樂其心
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是
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竊案樂其心者心無所事則樂之而不使其憂非喻
親於道之謂孝子之身終以上曾子之言終身也者
以下記者恐人不解故申明之非有終父母之身終
孝子之身之異也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集說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

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

竊案有善之善蓋指老者之德行而言非謂記其善言也故孔疏云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集説以為可記者言謬矣若徒記善言何以為惇史

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集説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

竊案乞言所以亦微其禮者尊老之至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間秉暇然後問之與五帝不乞言雖殊其乞言之禮亦微而不顯露也孔疏甚明集說誤矣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集說無解

竊案鄭注衰老無嫌孔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上則猶閒居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

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據注疏則同藏為同居室集說無解想同之矣唯吳氏謂上文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則此同藏謂藏於夫之篋笥二說未審孰是然以妾年未得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推之其指居室無疑

擇於諸母與可者集說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侍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

竊案侍御之屬本之鄭注似無可疑朱子儀禮通解

又引古本可作阿謂阿保之屬也

孩而名之集說說文咳小兒笑聲謂作咳聲笑容以示

慈愛而名之也

竊案咳字有三說孔疏謂父以手承子之咳而名之

陸氏謂咳始垂之時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此集

說爲三也愚案咳即前不敢噦咳之咳音苦愛反非

户才反也河間曰有聲無痰曰咳咳而名之謂先咳

嗽而後名之也非作笑容之謂亦非承子之咳之謂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集說隱疾二字無解

竊案鄭孔皆謂體中幽隱之處疾病其義甚明然疾而非隱可為名乎杜氏左注云隱痛疾患辟不祥也此說為該　案鄭内則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

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集說注讀句為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疏曰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緩於庶耳

竊案集說前一條本注疏後一條本陸氏然不如朱子之說為當朱子曰疑鄭說失之句如字謂十日也别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别其冢適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仍與前同惟適子庶子為異耳

惇行孝弟集說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文也

竊案此本夫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然惇行二

字未明方氏云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惇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其論當矣

姆教婉娩聽從集說婉謂言語娩為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

竊案孔氏云案周禮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為婦容鄭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以此備其

四德此二說自相矛盾宜以九嬪注為定葢記言愉色婉容婉非言也且上有男唯女俞則婦言已備矣

納酒漿籩豆葅醢集說無解

竊案此解有二集說不言應從注疏矣孔疏云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葅醢之等置之神座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吳氏則云籩豆葅醢者籩豆其葅醢謂以葅醢實之於籩豆也然葅醢實於豆者耳實於籩者有脯脩等物不言者文從省

也納其酒漿籩豆其菹醢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

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神位之前也二

說吳氏為允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奚有禧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玉藻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集說朝日春分之禮也疏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

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玄端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竊案鄭注以記文端字為誤而改從冕孔疏因而申之且云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愚謂記文固非鄭孔亦非也案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韋昭從鄭以大采為玄冕於少采則無以言之矣周家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

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宫其燎則實柴其牲
幣則尚赤其樂則黄鍾大吕雲門禮與祀天神上帝
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衮冕而以祀羣小祀之玄冕豈
所謂稱也故馬氏以記稱玄端朝日葢非周禮集説
輕信注疏殊非闕疑之義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
太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集説疏曰皮弁服天子常日
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餕謂日中所食乃朝

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

竊案孔疏引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鄭謂禮記後人所集與周禮或合或否當以經為正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此辨同異甚明集說失於引用特為補之又案山陰陸氏云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日少牢朔月太牢則

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耳禮君無故不殺牛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鼎十有二不必皆太牢楚語云天子舉以太牢舉蓋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也此說又能合異爲同存之以備攷案以舉爲朔望之盛饌此國語韋昭注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集說無解

竊案孔疏左陽陽主動故左史記動作之事右陰陰主静故右史主言語之事周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

御史而無左史右史之名案周禮太史抱天時又左傳太史書崔杼弒其君是記動作之事則太史為左史也周禮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左傳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則内史為右史也太史記行内史記言是正法若其有缺則交相攝代洛誥史逸命周公史逸成王太史也襄三十年鄭使太史命伯石為卿皆太史主爵命以内史缺故也若太史有缺則内史亦攝之春秋

之時特置左右內史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馬氏云動見於容貌為陽故左史書之言發於聲為陰故右史書之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意亦如此此二說甚明可補集說之闕

御瞽幾聲之上下集說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

竊案注疏以上下為憂樂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瞽人審音以之侍側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此集說所本也馬氏謂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怒聲感者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喜心感者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瞽以幾聲則下無遁情又與注疏不同矣然注疏以上為美

下爲惡馬氏以上下兼有美惡俱是臆見不若長樂陳氏說爲得也其說云樂以中聲爲本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緩中聲者非高而硍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以中聲爲量齊音傲僻驕志則聲失之高而上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不上不下則中有瞽以幾聲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此言頗有証據可訂集說之訛

食無樂集說無解

竊案年不順成則天子食無樂即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之意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則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此亦集說所漏也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集說踐音翦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嘗也

竊案鄭注踐當爲翦聲之誤也翦猶殺也孔疏云此

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封羊擊豕是也此集說所取也

第記云凡有血氣之類則螻蟻皆是不必指牛羊犬豕矣踐讀如字猶所謂不履生蟲啓蟄不殺也陸氏又云弗身踐者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之亦弗踐也解身字太拘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集說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

竊案此注疏舊説吳氏則謂煇如乃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乃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此從小雅庭燎有煇庭燎有光得之姑存别解

天子搢珽集説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

竊案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日讓於先王也珽挺然而已無所屈焉盖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享先王執冒

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先儒合珽大圭為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丈已上陸氏馬氏辨之甚明集說猶仍注疏之誤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集說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竊案有此兩解注疏謂登席由下不由前由前則為

躐席為此之故禮不由前如鄉飲酒禮賔升席自西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皆由下升此為字作去聲讀者一也集說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由下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此為字作平聲讀者二也先儒多從注疏以其有明証也集說所云恐未足據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集說引王氏云食則豆去席尺

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齊豆去席尺

竊案此有三說注疏謂非飲食及講問時而徒坐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聲則當聞長者食為其汙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以設豆去席尺不得不前坐就豆也又引或說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為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經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合集說為三說愚謂皆不甚通鄭孔以齊字句絕而以

豆去席尺申釋上句似單為食而言於讀書不屬矣或說雖以齊豆改舊讀而其病亦然王說又似祗為讀書矣凡三說所以舛者皆由分讀書與食為兩事耳今案讀書食與上徒坐相反徒坐謂非飲食坐則謙不敢近前而不盡席尺曲禮所謂虛坐盡後是也讀書食謂因讀書而食則坐近席畔人頭臨前一尺與豆相齊所云食坐盡前是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侯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集說無解竊案燕禮臣先受爵而後拜此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飲卒爵而侯君卒爵燕禮爵無筭此禮止三爵故孔氏云此謂朝夕侍君得爵者非大享之飲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葢謂侍君小燕耳集說略不一辨何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集說此

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

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

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恥辱之

竊案集說二節俱言恥辱之而不較其輕重猶為缺

漏陳氏曰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綏五寸

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不齒之辱則輕何也

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

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綏棄之可也若夫玄冠縞

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民孰不勵業而遷善哉其說殊有分曉

大帛不緌集說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

竊案左傳衛文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雜記大白冠不緌謂白布冠也此大帛不緌應同左傳鄭注謂帛當為白聲之誤也孔疏遂援雜記以實之集

說略不分明槩曰冠之白者何與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
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狐裘黃衣以裼之集說引鄭氏曰凡裼衣象裘色
竊案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
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黃之絞衣玄綃衣之
類尚不必一色則其外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
害其加於狐白裘狐青裘之上皮弁雖白布衣亦不

害其加於黒羊裘之上其衣裘同色者惟素錦以裼狐白黄衣以裼狐裘耳集說引鄭氏衣象裘色之云得半而失半矣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集說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竊案不文飾也不裼所該甚廣如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下文弔則襲不盡飾

也君在則裼盡飾也亦是此義集說謂犬羊裘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似以不文飾句釋上句矣案方氏云犬羊之裘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集說之誤蓋出於此居士錦帶集說以錦為帶示文也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

竊案鄭氏尚有一說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幼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

乘飾車騎馬衣文錦民之未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者有罰鄭氏釋之云居士錦帶然則此記所謂居士即命民也以其有備成之文故錦帶古之居士有守貞而不仕者如論語逸民是也有成材而未仕者如鄉飲之賔介鄉射之君子是也荀卿曰古之處士德盛者也知命者也今之處士無能而云能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處士即居士漢書又謂之處子

凡帶有率無箴功集說凡帶各繂緶之處箴線細密不

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

竊案無箴功者謂實無箴線之功非若無箴功如杜詩所謂裁縫滅盡箴線迹也故孔氏云無别裨飾之箴功陳氏亦云無刺繡之功集説獨謂若無箴功失之過巧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集説徵角宫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宫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静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

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與方氏
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
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
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竊案集說既取注疏又取方氏義非不具然草廬吳
氏之說更明云徵謂聲中林鍾律角則中姑洗也宮
謂聲中黃鍾律羽則中南呂也林鍾為徵陰聲之首
故居右徵三變生角角間二律與徵近故以徵配角

黄鍾為宫陽聲之始故居左宫三變生羽羽間二律與宫近故以羽配宫無商者周樂不用商調也方氏云孔子謂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商於四時為秋秋之氣肅非温也於五行為金金之性剛非柔也故象德之佩享神之樂不用惟射樂偃旌於商者以習武故尚義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集說此言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

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

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

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竊案此記上言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即繼之云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意與上一串凡

為臣者受賜通用之禮集說從鄭氏獨分此句為諸

侯之卿大夫受賜於天子之事上下判隔矣故陸氏

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之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此說為優

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集說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

竊案方氏分說賜與與注疏不同引曲禮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為二字對舉之証集說本之然賜字實與字虛舊說較為平穩周氏陳氏亦云賜君子以德賜小人以力均賜之者恩也不同日

者義也如詩勞使臣則歌出車勞還卒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蔔君子之與小人同日而賜之是何異倒置冠履混淆珉玉乎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集說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竊案此本注疏而稍改之意遂晦滯不如舊文為明白也孔氏云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於

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集說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言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

竊案方氏云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又案吳氏云此章前後有四充字雖記者雜取非必出於一人一時之言然其意亦不異蓋充者備也滿也備滿有盛之義焉不充其服如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自抑損而不備滿充盛其服也服服襲也充美也鄭氏謂充猶覆也蓋襲衣掩覆裼衣使其美深藏於内而不淺露有如數仞之牆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是其美之在内備滿充盛者也若露裼衣而見其美亦如及肩之牆窺見室家之好不得為盛矣臣之於君不敢以充美自處惟自抑損乃為敬君故臣以見美不充為敬也不敢充服不充亦同此義集說謂充字義殊非矣

圈豚行不舉足集說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廻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廻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此未知是否

竊案集說二解皆不明且近於鑿陸農師更有一說以圈屬上句豚屬下句為草廬所取今存之其說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内豚俯其首豚行葢

冕行也下文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吳氏曰案陸說似優於注疏蓋此節之首總言與尸行之節次言徐趨疾趨之異末言豚行端行弁行及執龜玉而行四者之異也愚案集說於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下亦引一說云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與仍舊說以端為直以弁為急者不同則陸氏以豚行為冕行者良是蓋冕後高前俯豚俯其首似之故以取況

燕居告温温集說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温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敎也

竊案鄭氏云告謂教使也孔氏云私燕所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際惟須温温不欲嚴慄據此則燕居告者謂燕居教人使人之時非兩事也

視容瞿瞿梅梅集說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

竊案瞿瞿驚顧之貌孝子在喪思見其親故若有形

影而驚顧也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是也

梅梅則微昧之意集說以為所視不審非矣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十七